

蒙民偉書院 (2015-2016)

《失憶》LAST VERSION BY LAM KIN SHUN

第一場、

(燈光之下，黑夜之中，墓地之上，阿超背對觀眾，在舞台中央對著一座墓碑發愣。)

(與此同時，衣著鮮豔、頭頂禮帽的中年男性站在舞台上的角落，對著眼前的墳墓不斷點頭，口中喃喃地說著「嗯，原來如此」。)

(幾秒後，他帶著耐人尋味的笑容，走到少年的身邊)

男人：「你好，你今日黎掃墓？」

阿超：「啊？啊，無錯，今日。我黎探一個朋友。」

男人：「聽你既語氣，好似有啲煩惱喎？」

阿超：「唉，點解人需要記憶呢？明明，呢個世界上有咁痛苦既事，如果我們可以全部忘記既話，咁會有幾好呢？」

男人：「呢個世界上，令人想要忘記既事太多，但係想要留住既瞬間，就往往被人遺忘。」

阿超：「我唔明白，亦都唔想明白。」

男人：「人類既記憶係千絲萬縷既存在——佢地極為脆弱，又互相牽連、交錯。記憶，就好似一塊脆弱既玻璃，一旦打穿左，就會出現裂痕，甚至完全崩潰。所以，喺逃避既同時，我地自身都會受到傷害。」

阿超：「你究竟講乜野？」

男人（走向畫架，把畫拿起，面向觀眾）：「無錯！就好似呢幅畫上既你們咁樣！」

(那幅畫，正是阿超所繪的二人畫像)

阿超：「嗰幅畫，係我畫嘅！你究竟係咩人？點解會知道我地嘅事情？」

阿超：「哦——係你！」

男人：「係我。」

阿超（扯住男人的衣領）：「點解你要玩弄人類既感情！係你害死左阿浩——害死左我既朋友！」

男人（冷哼一聲，甩開少年的手，整理皺起的衣服）：「呢一切，都係你地嘅選擇，與我可干？我只係一個給予方法嘅人。而且，唔通你一啲都記唔起點解佢會死？」

阿超：「我、我——」

男人：「回憶起一切啦，阿超。只有咁樣，你先可以真正咁忘記。」

（聽到這句話後，阿超停止了動作，僵硬在原地。拋下呆呆出神的阿超，男人走到舞台下的階梯上坐下，饒有興致地看著接下來台上所發生的一切）

（第一場完，燈滅）

第二場、

（達到忙碌都市的形象、氣氛，群眾演員手持電話，身穿意味著不同身份地位的服裝，四處奔走。有一群黑衣演員同時間搬運桌椅，最後 3x3 九張桌椅在台上）

（記者從眾人之中走出，就位於台前，眾人定格，臉帶詭異笑容）

記者（穿著正式服裝，對觀眾，主播式語氣）：「你對而家既生活滿唔滿意呢？你有無諗過去忘記一啲唔開心既事情呢？最近就流傳左一個有趣的傳言，一個名為『遺忘』的手機服務，喺坊間受到極大既關注同迴響。據說，呢個服務嘅功能好實用，可以令使用者忘記一啲唔需要既記憶同不愉快既回憶，受到大眾的一致好評。究竟，呢個服務係咪真係咁完美呢？而家，就等我地揭開佢神秘嘅面紗啦！」

（記者打量眾人，分別走近三人）

記者：「就等我地訪問一下街上既朋友啦——呢位小姐，請問你有無聽講過呢個『遺忘』服務呢？」

年輕女性（一邊使用手機，按一下說一句）：「Sure！我唔單止聽講過，更係親身去用呢個 service！By the way，用左呢個 service 之後，令本來唔多 happy 嘅我重新提起 energy 啦。丫！我係因乜事唔開心呢？oh！forget 左啦。總之呢件事情簡直係 miracle！所以我好 suggest 大家去用這個服務 lor！」

記者：「好，唔該晒呢位小姐熱情既回答。接住落黎，等我地來訪問下呢位朋友啦。」

（走近學生打扮的少年）

記者：「先生，你好！請問你有無用過『遺忘』服務呢？」

少年（說話時只有頭部前後移動，書面語）：「當然有用啦而且還每天都有用呢。用了這個服務之後我簡直是如虎添翼錦上添花順心如意大吉利是！讀書的壓力和緊張的情緒全部忘記之後我再去做狀元入港大平步青雲逢二進一當上高富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成為人生贏家哈哈哈哈哈——」（笑聲要有層次感，由低至高，發笑時身體一直仰後）

記者（拍拍少年肩頭，轉向老人）：「好好好！呢位先生冷靜下，我們去訪問下下一位朋友。你好，請問你有無用過『遺忘』服務呢？」

老人（帶國語口音）：「喔，我知道，我知道！啊，這個服務啊，可以說是老林（拍胸口）既「救命恩人」啊。」

記者：「哇，咁，神，奇？究竟佢點幫助你呢？」

老人（走前兩步，對觀眾說話既同時，記者慢慢離開）：「老林（拍心口）喺兩年幾前證實患上左癌症！個時候，雖然醫生話俾老林（拍心口）知老林（拍心口）未病入膏肓，又吩咐老林（拍心口）要樂觀一啲，老林（拍心口）啞！邊鬼個做到啊！知道自己身患重症，邊個都唔可以保持樂觀啦！所以，老林（拍心口）就用左這個『遺忘』服務，去將所有唔愉快的回憶都、都刪除了！現在，老林（拍心口）既病情唔但只好轉，生活仲係無憂無慮——
恩，只要一有唔開心既野發生，只要唔記得咪得囉！」

(第二場完，眾演員回後台，剩一眾同學在台上)

第三場、

(阿超、文浩、晴晴就位，群眾演員坐在後面，裝作同學)

(阿超把橡皮擦拋向文浩，嘗圖引起他的注意)

阿超(把手放在嘴邊，示意壓低聲音):「喂！文浩，你之前唔係話要同我創作我地兩個既代表作咩？我諗到條絕世好Q阿！」

文浩(推一推眼鏡，一邊看書):「噓！阿超，而家仲上緊堂阿。有野要講既話，就遲啲先——」

阿超(指住文浩手上的書):「阿浩，你咪扮好學生啦。要講呢啲，你將本書放番直再講啦。」

文浩(站起):「聽住啦！呢本係魯迅先生著作的《狂人日記》！先唔係咩普通既『小說』！你知唔知道我頭先倒轉本書係想以狂人嘅角度由外到內、再由內到外咁理解本書。(極差普通話)你懂什麼阿？咳、咳。」(看到四周刺目的眼神，尷尬咳嗽，不知所措地坐下)

群眾演員:「你睇！又係嗰兩條傻仔阿！」

群眾演員:「唉，呢兩條友根本就係我地班嘅恥辱，成日話理想理想，睇黎佢地兩個剩係想…(不雅手勢，表示兩人是同性戀關係)」

群眾演員:「你地唔可以咁講野喎！阿超阿，佢成日都眼金金咁望住晴晴！以為自己識畫啲卡通人物就想學人高攀我地既班花。我睇佢成日揸住本簿嚟到望住人地畫畫畫，都唔知入面畫緊啲乜野阿！」

群眾演員:「仲有個文浩。得中文好人地丁丁咁多，成日扮晒學識淵博咁嘅樣，自我感覺良好都要有個限度啊！仲話要做作家喎，真係無眼睇…」

(其他群眾演員附和，可以自由加小量台詞。表達出對兩人的不屑與輕視，對兩人指指點點)

V.O.:「好啦，王文浩同學，有野傾就同我傾！中六啦你都，仲成個細蚊仔咁，郁啲就企起身，你係咪控制唔到自己阿，下？」

阿超:「好「擺」阿你，(模仿)係咪控制唔到自己阿，下？哈哈。」

文浩:「哼，唔緊要，在下早已經習慣左。所謂「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小小的挫折…」

阿超（仰身向前）：「得啦得啦，小小挫折等於激勵㗎嘛，次次你都咁講架啦。拿！最近，我聽講嗰個有關『遺忘』既電話服務的流言。你知唔知？」

文浩（捂住了嘴）：「我知阿！不過我就唔係幾信啦，邊有可能會咁就唔記得晒啲野阿？」

阿超：「真唔真唔緊要。我只係想畫一本以『遺忘』作為主題的漫畫！你就負責作故仔，我就畫佢出黎。至於故事情節，我就有個諗法，你幫我 create 下啲情節啦——聽住啦，（誇張）本來缺乏自信的宅男，愛上左同班既女神。用左『遺忘』既服務之後，忘記晒懶惰阿，自己既不足之處阿咁，同埋…面對女仔個陣既緊張同懦弱（模仿表情），終於鼓起勇氣同佢告白！最後抱得美人歸。咁當然啦！靚仔情敵、熱血同伴個啲你都加幾個落去啦。你話，咁樣精唔精彩先？」

文浩（推眼鏡，目光在晴晴跟阿超之間徘徊）：「其實聽落都 OK 既，都幾有吸引力。（認真）最好緊係加埋男女主角唔小心錫埋一齊，情敵間既打鬥場面，男主角既熱血宣言：愛你一萬年個啲啦係嘛？」

阿超：「係阿係阿！」

文浩：（繼續徘徊）「其實…你係咪映射緊你同晴晴呢？」

阿超：「你亂講乜野阿？」

文浩（繼續徘徊）：「你鐘意晴晴既事，我知道得好清楚架喎——」

阿超（搖頭擺手）：「唔係咁！我最憎呢啲以為自己生得又靚，身材又好，讀書又叻，運動又勁，脾氣又好，心地善良嘅女仔架啦…」

文浩：「你真係唔鐘意佢？」

阿超：「無錯阿！絕對唔鐘意。」

文浩（站起）：「OK！咁我幫你同佢講。」

阿超（站起阻止）：「喂！你唔好阿！」

V.O.：「好啦，王文浩同學，李超同學，有野傾就三個一齊傾！中六啦你地都，仲成個細蚊仔咁，郁啲就企起身，你係咪控制唔到自己阿，下？」

超，浩：「Sorry！」

阿超（耳語）：「唉，我係鐘意佢。但係，我點配得起佢啫。你睇，我生得唔靚仔，人又唔高，又唔有錢，佢根本唔會睇上我呢啲只會空談理想、一無是處嘅人。」

文浩（拍拍他的肩頭）：「你講得無錯。正因為咁，我們先要完成呢部作品，唔係咩？我諗，只要比佢睇見你為夢想努力奮鬥既樣，明白到你喺呢個作品入面所傾注既感情，佢一定會比你感動，然後接受你架！」

阿超：「文浩……」

文浩（推眼鏡）：「照我睇，只要你仲未比佢正式拒絕，就意味住你仲有好大機會。你即管放心，只要有我精心撰寫的劇本，你生動有趣嘅畫作，加上…你唔好表白住，咁佢就唔會拒絕你嘅！」

阿超（大力拍打他）：「你真係我嘅好兄弟啫！」

V.O.：「你地放學留低陪老師傾計！」

阿超、文浩：「對、對唔住……」

（燈滅，第三場終）

第四場、

(沒有台詞，兩位主角以默劇形式展示設計故事、畫畫的過程。當中兩人非常辛苦，非常疲累，例如不斷棄置廢紙，不停討論劇情等等。然而，兩人全程都互相扶持。最後完成作品。)

(主角兩人從右側走進舞台，編輯則由另一方切入)

兩人(鞠躬，阿超把手上的稿件遞出):「編輯先生，請你睇下個故事先…」

(編輯 A 搖搖頭，從兩人身邊走過)

(編輯 B 出場，兩人再次走到他的跟前)

兩人(鞠躬，阿超把手上的稿件遞出):「編輯先生，個作品畫得幾生動…」

(編輯 B 搖搖手，拍拍他們，從兩人身邊走過)

(編輯 C 出場，兩人再次走到他的跟前)

兩人(鞠躬，阿超把手上的稿件遞出):「編輯先生，呢部作品個題材好新鮮架…」

(編輯 C 用手趕他們走，從三人身邊走過)

(編輯 C 走後，文浩生氣地踱步)

阿超:「點解無人會賞識我地既作品?我畫嘅畫，加埋你既劇本，明明係咁精彩、咁得意!個啲垃圾編輯，根本唔願意接受我地呢啲新人既作品，去死啦!」

文浩:「唔緊要，我地先十七歲，仲有大把機會喎!試多幾次，一定搵到伯樂既。漫畫咪講左咯，主角屢次受挫，最終選擇忘記失敗既過去，嘗試以自己的雙手開拓未來——一個份勇氣同覺悟，我地而家咪要展現囉!」

阿超:「你咁有諗頭就話者。你睇，而家我地都中六啦，下年考 DSE，畢業啦。你中文咁勁，勤力啲考上去大學讀中文都得!我讀書又唔掂，剩係識畫啲垃圾——咁落去，唔好話晴晴，我無將來架啦!」

文浩:「唉!唔好放棄。你畫嘅畫係故事既身體，無左你畫嘅畫，我嘅劇本根本展現唔到——所以，你唔好絕望，因為我堅信看過呢部作品的人，都會感動!」

阿超:「…」

文浩：「記住，無論咩事都係一齊頂，一齊進，一齊退。咁啦，你畫一幅我地既肖像畫——呢幅畫既名，就叫做『朋友』！到時我地望到佢就知呢個世界點都有人支持自己。」

阿超（移開了目光）：「得啦，你個正能量怪物，我今晚就畫出黎。」

文浩：「嗯，我地一齊加油啦！」

（文浩伸出手，阿超卻猶豫，尷尬地沉默了幾秒，最後握著）

阿超（急步離去）：「我有啲事要做，你有咩打比我。」

文浩：「喔！」

（第四場完，燈暗）

第五場、

（燈亮，文浩站在舞台的中央，後方站著一排黑衣人）

文浩：「曾經，我有一個哥哥。佢大我三歲，但係係一個好優秀的人，唔單止文武雙全，仲贏到唔少女仔既歡心，係父母既掌上明珠。即使係咁，我都無同佢比較——因為，當我失落既時候，哥哥就會鼓勵我，同我講，總有一日，我都會搵到自己擅長既事。」

（數名黑衣人走出，站在文浩身旁）

群眾演員(男)：「你睇下！」

群眾演員(女)：「你睇下！」

群眾演員(男)：「你睇下！」

群眾演員(男)：「你阿哥係全港十大傑出學生阿，品學兼優阿！」

群眾演員(女)：「你阿哥又係學生會會長啦！」

群眾演員(男)：「你阿哥破左 100 米短跑紀錄阿！」

群眾演員(女)：「你阿哥係籃球隊既三分神射手阿！」

群眾演員(男)：「你阿哥又係全級第一啦，佢連續三年都係第一啦！」

群眾演員(女)：「你阿哥…電話號碼幾號阿？」

群眾演員（眾女）：「你阿哥！好正阿！」

群眾演員(女)：「但係你呢？」

群眾演員(男)：「但係你呢？」

群眾演員(女)：「但係你呢？」

群眾演員(男)：「唔單止人頭豬腦，又無特別既長處，真係正一廢物！」

群眾演員(女)：「你第幾次擺零蛋阿？」

群眾演員(男)：「我從未見過有人跑 100 米跑 1 分鐘架…」

群眾演員(女)：「我未見過有人可以破左做一次實驗打碎 8 支 test tube 嘅紀錄架。」

群眾演員(男)：「佢係打碎左 9 支。」

群眾演員(女)：「咁…1+1 等如幾多阿？」

文浩(焦急)：「3！……阿！！」

群眾演員(眾)：「唉！」

文浩母：「文浩，放低個件衫啦！佢係我特登獎比你阿哥架！」

文浩父：「文浩，你留喺屋企溫書，我地同你阿哥去食飯慶祝。」

文浩兄：「唔好扔低文浩！唔好理佢地，你一定會搵到自己嘅才能架。阿哥支持你，無論咩事都係一齊頂，一齊進，一齊退。」

文浩：「阿哥！（哥慢慢退後）可惜，唯一錫我既哥哥，喺兩年前——我十五歲的那年，因為意外去世左。當時，我個心穿左個大窿，無人再錫我，鼓勵我，喺我無助中救我抱起我。但係喺傷心嘅同時，佢地竟然咁講…」

文浩父：「唉，唉！唉！陰公啦，我地屋企唯一既希望就咁無左啦。」

文浩母：「嗚嗚嗚…如果…如果死嘅係你就好啦！」

文浩：「由細到大，我就成日被擺黎同哥哥比較。對於父母，其他人既指責，我無言以對。沒錯，身為天才哥哥的弟弟，我令不少人有過高的期望，然而同樣令佢地失望。有時候，我會咁諗——如果自己可以消失就好啦。所以我準備個日放學就去跳樓。」

（阿超跑出）

阿超：「喂！我偷偷地睇左你收埋喺櫃桶個份故事，真係好正阿！幾時有下集者？拿！我就鐘意畫畫嘅，不如我地合作啦。你叫咩名？」

文浩：「佢出現左。佢係我一生中唯一一個朋友。佢好特別，佢都同我一樣無朋友，但係佢成日都好似陽光一樣照亮我嘅生命。佢係一個識欣賞我嘅人，一個可以填左我個窿嘅人！如果無左李超，我早就失去靈魂。」

（第五場完，黑幕）

第六場

（燈亮，文浩跪在地上，面朝地下。由憤怒慢慢冷靜，兩手則拿著撕開了的肖像畫。男人站在他的背後，默默站立。）

文浩（抬起頭）：「好。如果佢嘅希望係咁，我願意將我嘅記憶獻出黎。」

男人：「你要諗清楚，一但消除嘅記憶係絕對無辦法還原。而且呢個係你嘅決定，我無影響過你。你唔可以後悔。」

文浩：「絕對唔會！（苦笑）」

男人：「好！夠爽快，黎啦！」

文浩（轉過頭）：「喺我離開之前，可唔可以拜託你一件事？」

男人：「請講。」

文浩（舉起被撕裂的畫）：「你可唔可以將呢幅畫粘番好嗎？」

男人：「點解？你要知道，即使重新縫合，一度被破壞既事物，總會留下裂痕。」

文浩：「曾經有人講過，『破壞比創造來得容易』。而家既我，就認為呢句話一定係錯誤嘅，就算係存在一部份正確，但都係錯誤架。」

男人：「喔，點解要咁講呢？」

文浩：「破壞——這個詞彙，意味住結束、消失、被扼殺。但係，被破壞的事物，總會留下殘骸；即使，無左殘骸，都會留下記憶；縱使，無埋記憶，都會留下思念；最後，雖然被世人所遺忘，但係過去存在過既事實，都永遠唔會消失。」

文浩（望向天）：「所以，即使結局如何，都唔會改變曾經存在過的事實。」

（接著，男人接過畫）

文浩（露出了疲憊的笑容，慢慢躺下，臉朝地面伏在地上）：「——有時候，逃避都係需要勇氣啊。」

男人：「我會幫你忘記你想忘記嘅記憶，你只要聚精會神去想像，去記憶，佢地會好似啲空氣咁慢慢由你腦袋飄走。」

文浩：「嗯。」

（男人輕輕按住文浩的頭，文浩留下眼淚。燈漸暗，最後黑幕。）

（燈亮，台上只剩下文浩。阿超和群眾演員沖進舞台，阿超看到倒在地上文浩，沖到文浩跟前。群眾演員圍住他們）

阿超（驚慌）：「文浩，發生咩事！？」

（簡略地探查了文浩的呼吸與心跳，卻發現眼前之人已經失去了氣息）

阿超（絕望）：「文浩！（對周圍）叫白車阿叫白車阿！有人跳樓，叫白車阿！」

（燈滅，第六場完）

第七場、

(場景回到序幕的墓地，男人慢慢把畫粘好)

阿超 (扯住男人的衣領) : 「點解！點解你要玩弄人類的感情？」

男人：「呵呵，我無玩弄人類的感情啊。」

阿超：「文浩嘅死，你係唔係應該負上責任？」

男人：「責任？唔係，責任唔係我。我問你，你知唔知佢點解會跳樓？」

阿超：「點解？係因為你消除左佢嘅記憶阿！」

男人 (搖頭) : 「錯啦錯啦！完全錯啦！愚蠢嘅人。我問你，究竟佢選擇消除乜野記憶阿？」

阿超：「我點會知道？」

男人：「咁對佢黎講，乜野係最重要？」

阿超：「係乜野？佢屋企人？佢嘅小說？佢嘅天份？學業？錢？大學？榮譽？係乜野？係乜野阿！！？」

男人 (手指天空) : 「你根本就一啲都唔了解佢，你係時候要搵番你個段唔想面對嘅回憶…」

(燈暗，男人與阿超轉換台位，墳墓搬走。表示他們進入阿超的記憶)

阿超：「你係真嘅？」

男人：「我係真嘅。」

阿超：「我係指你真係可以變走我嘅記憶？你係咩人？點解你會知道我住邊度？你係巫師？哈利波特？定係…」

男人：「你會忘記我。」

阿超：「我可以忘記所有唔開心嘅野？」

男人 (微笑) : 「基本上，你想忘記乜野都可以。只要你去諗，你只要聚精會神去想像，去記憶，佢地會好似啲空氣咁慢慢由你腦袋飄走。另外，我嘅存在都唔會喺你嘅腦袋留住。所有人只會知道我嘅聯絡號碼，但係唔會記得我。咁…你想忘記啲乜野？」

阿超：「忘記…忘記…你點樣證明你係真架？」

男人（看著手機短訊）：「你如果無野要忘記我就先離開啦。（收起手機，伸出手按住阿超頭頂）不過你要先忘記我。」

阿超（急）：「等等！自卑。我想忘記自卑。我想忘記對…我朋友嘅自卑感。因為我受唔住啦。…」

男人：「Interesting…」

阿超（合上眼）：「黎啦，我想忘記。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坦誠咁面對佢。」

男人：「咁如果我有方法令你嘅畫畫技術提升呢？」

阿超（退後）：「你點知我識畫畫架？你…你真係哈利波特？唔係…你似石內卜！」

男人（微笑）：「你想唔想提升畫畫嘅技術？」

阿超（盯著男人）：「點樣提升？」

男人：「喔…好簡單，等價交換。我只要洗走記憶，一個記憶，一個你朋友嘅記憶！」

阿超：「你想對佢做乜野？你個賤巫師，你想洗走佢嘅一啲寶貴回憶黎換你更强嘅法力之類嘅野？我先唔會比你利用。我剩係要變得有自信！」

男人（搖頭）：「你諗下。只要佢一日有才華，你無論忘記幾多次你都係會自卑。但係如果你嘅畫功可以同佢拍得住，你咪唔會自卑咯。你估佢都可以同一個好似你咁無才能嘅人成為永遠嘅朋友咩？如果你係佢，出左名之後有機會同第二啲著名嘅漫畫家合作，你估佢仲會唔會同你「並肩作戰」阿？」

阿超：「……」

男人（在阿超的耳邊低語）：「其實，而家嘅你，都好煩惱係咪？——究竟要唔要選擇更好嘅前途。」

阿超（睜大了眼睛）：「點解你會知道？」

男人：「嗯，我知道。由你嘅表情上，我已經睇到你嘅答案。」

阿超：「係咩？我嘅答案……我應該點做先好？」

男人（把手按在阿超頭上）：「用你嘅直覺，你嘅腦袋黎回覆我…」

（燈暗，場景回到序幕的墓地，回到第七場一開始的台位）

阿超：「我……」

男人：「對於軟弱嘅人類黎講，真相太難接受。」

阿超（大聲）：「你指文浩？」

男人（微笑）：「……」

阿超：「你實在太卑鄙啦！你係惡魔，引誘人類嘅惡魔！」

男人：「你唔好忘記，主動同我地做交易既，係你地兩個。需要我，想忘記，都係你地。」

阿超：「……」

男人：「你先係最罪孽深重嘅人。」

阿超：「所以你要懲罰我？洗晒我嘅記憶？」

男人（溫柔地走近阿超，輕輕搭著他的肩膀）：「無咁嘅必要。話你聽，佢當時忘記嘅係…你阿。佢話…我要忘記阿超！」

阿超：「……」

（男人把粘好的畫給予發呆的阿超，緩步離去）

阿超：「咁點解佢要跳樓？」

（第七場完，燈暗）

第八場(終場)、

(阿超一人坐在台中央拿著電話，另一手拿著兩人的肖像畫，燈光微弱)

V.O. (成熟男聲):「你好，呢度是少年跳出版社。我地對你地嘅作品《失憶男神》好有興趣，亦希望你地可以同我地商討下有關的事情——咩話？你唔明我講乜？簡單黎講，就係本社希望同閣下合作，出版你地嘅漫畫！」

阿超:「真嘅？我可以出名？」

V.O.:「當然啦！我從未見過咁出色嘅故事同漫畫架！話晒…我都係男神丫嘛。不過呢，記得帶埋你朋友黎阿。你地兩個咁好嘅配搭，可遇不可求！」

阿超:「如果…得我一個呢？」

V.O.:「你講真架？得你一個？點解你個拍擋…？」

阿超(稍靜片刻):「…嗯，佢死左。」

V.O.:「喔，真係抱歉。嗯…咁阿，真係好抱歉。嗯…嗯…我諗我遲下再搵你啦。(掛線)」

阿超(對著肖像畫):「文浩？我地成功左啦！我地成功左啦！」

阿超(任由手中畫掉在地上，指著它):「你睇，呢幅係我畫嘅畫。這幅畫上面，係我地嘅青春，係無法磨滅的友情！哈哈哈哈哈」

(燈暗，全劇終)